

DONALD of China



[美国] 泽勒 著 林本椿 陈普 译

神秘顾问

端納在中國

陳香梅題



【美国】泽勒 著 林本椿 陈 普 译

神秘顾问

立崙納在中國

陳香梅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顾问—端纳在中国／(美)泽勒(Selle, E. A.)著；
林本椿、陈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书名原文：Donald of China
ISBN 7-80657-083-7

I 神… II ①泽…②林… III 端纳—生平事迹—美国—
现代 IV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0670号

Copyright © 1948 by Earl Albert Selle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书 名	神秘顾问 端纳在中国
作 者	[美国]泽 勒
译 者	林本椿 陈 普
责任编辑	李景端
原文出版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92千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80657-083-7/I·077
定 价	1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本书是关于威廉·亨利·端纳非凡经历的叙述,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神秘人物的口授传记。端纳是一名新闻记者,于20世纪初离开他的老家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在远东的生涯。从清朝末年到1940年,他先后当过中国许多当权者的顾问。他亲身参加了辛亥革命攻打南京的战斗,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非官方“外交部长”。他与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等都结成亲密朋友,既是他们忠实的顾问,又是他们的“荷兰大叔”(意为絮絮不休地教训别人的人)。在调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他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他因不为宋美龄所容而愤愤离开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度过4年,由此染上重病,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本书作者泽勒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到医院采访端纳的。端纳在他一生中曾多次拒绝过撰写回忆录的建议,此时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同意“不该把历史带进坟墓”。于是,他向泽勒先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并提供了许多资料。端纳虽然离开中国,但他的心还在中国。离澳43年竟没有回去一次,到临死也不想回澳大利亚去,而是要在中国这个第二故乡安息长眠。他的愿望终于得到满足——1946年11月,他在上海宏恩医院与世

长辞。

作者泽勒先生曾在上海当过记者并在沪江大学教新闻。本书是他在双目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书中穿插了许多由端纳本人提供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其中不少对话、书信及电报都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美国《图书馆杂志》曾在本书出版时向所有的图书馆推荐:“这是所有研究远东的学生必读的书,对于其他成年读者也是有趣和有教益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亦评论说:“这是一篇响当当的好故事。”作者是以一般读者而不是以历史学家为对象来写此书的,连端纳随手写的一些十分可笑的打油诗也收入书中,因此,全书既有丰富史料,又生动有趣,常令人不禁掩卷深思。不过作者十分崇拜端纳,在书中把端纳描绘成英雄和先知,似乎其他人都是受这位大师的摆布,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大事似乎都离不开端纳在幕后微妙地进行操纵,加上书中对端纳有许多溢美之词,都未免神化了端纳。其实端纳作为旧中国当权者的一名“谋士”,出于历史及所处环境的局限,对当时中国所发生各种事情的认识,难免存在诸多偏颇乃至错误的看法。加上本书是泽勒的采访实录,有些史料尽管是端纳本人提供,但也仅是可资参考的一家之言,毕竟不是历史档案,这一点希望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许多中国人名、外国人名以及旅馆、医院、商号、路名等如何准确表达的问题。为了尊重历史,凡是来华的外国人有取汉名的,本书都以他们所取的汉名译出;没有取汉名的,则按标准译法音译。中国人取英文名的,则用原中国名,如 Hollington K Tong 取原名董显光。其他专有名词则尽量以当时的汉名译出,如端纳逝世的医院“Coun-

try Hospital in Shanghai”,按医院中文原名译力“上海宏恩医院”。在译名方面,得到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陈增辉教授的指导和热情帮助,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1988 年 12 月完成初稿

1999 年 12 月修订

致 读 者

诸位都已听说过威廉·亨利·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中国的端纳”这位非凡的、几乎是传奇般的人物。40多年来,他以自身的言行,以常人少有的温厚与率直,去寻求将中国这块松散的土地编织在一起的途径,并给之以尊严,但是你们听到的并不多,而且你们所听到的大多是道听途说。因为关于这位不愿出头露面的世界性人物几乎还没写过什么。他曾出色地为孙逸仙博士、蒋介石委员长和夫人服务过,也同样出色地为清朝时期的官员服务过。

现在摆在诸位面前的是端纳亲自向我讲述的端纳的故事。我仅把它作为一条新闻,作为一个记者写的一篇报道——一篇本世纪很重要的真实报道提供给你们。本书几乎全部是根据他所提供的大量笔记写成的。我已将故事理顺,在间断处补进该补的史实,必要的地方还补进他朋友对他的看法。毫无疑问,将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所知道的端纳的故事与这里写的会有点不同。我将不与他们争辩。这是端纳亲自讲述的端纳的故事。而且,本书出现的其他人物也许会与习惯上的描述相悖,但诸位必须记住,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会像端纳那样了解他们。

1946年1月,我见到他住在檀香山一家海军医院里,生

命垂危。他和我一样明白医生预料的不祥之兆：或许还能活一个月，或许几天时间。谁能说得上？癌已扩散到肺部。在他 71 年的生命旅途上，时间曾以恰似中国自己那种悠闲自在的步伐行走着，现在正迅速跑向终点。不过他还是向所有的人露出富有感染力的微笑，而且以他惯有的幽默面对死亡。

约 20 年来，许多出版商出重金劝诱这位东方的神秘人物写回忆录。但他都不愿把他的朋友——中国的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故事说出去。他是马可·波罗以来惟一的一位与中国统治者生活在一起，并能与他们共进餐的外国人，而且成为核心集团的成员，得到他们的信赖。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他同意不应该把历史带进坟墓的建议，尽管我想他要是真把这段历史带进坟墓，他也许会觉得更好些。于是这位创造了激动人心的历史的人，这位给中国也许是给整个世界留下的影响甚至现在还无法评价的人，开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他个人历史中尚未泄露的篇章。此时，整个房间静悄悄的，令人麻木，空气中带有氯仿气味，护士走路时踮起脚尖。医院的窗外，夏威夷早春的新鲜空气使大地充满了生机。他略带惊讶但很镇静地看了看床边的台历说：

“你知道，要是我真的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会这样开始的：本书是写一个完全通情达理的民族。”我想说第二句将会是：“这并不是要把本书写成一本关于中国人的爱好、风俗、习惯和道德的专著。”他看着一只白鸽从凤凰木树上拍翅飞到窗台。然后说：“第三句将会是：笔者是带着同情和理解写成此书的。”

我们简短的会面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上气不接下气，知道死神随时都会降临……

我已尽力忠实于端纳。可是我不得不正视那些做了大量通情达理的事情,而自己又十分通情达理的人们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即便端纳这位中国最亲切的朋友也从不克制自己对她的作最严厉的批评。

他不愿谈个人的生活细节,也不愿谈其他人的生活细节。他说 1905 年他在香港与一位澳大利亚姑娘结婚,几年后生了一个女儿。约在 1912 年,他的妻子对他说:“端,与其说你是跟我结婚倒不如说你是同中国结婚。”她带着女儿永远离开了他。

本书不想自命这里所写的故事能解决中国的不幸和问题。我相信端纳准会建议让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专家来做这件事。

至于我本人,我要深深地而且永远感激露丝·内格尔小姐的热情帮助,感谢她敏锐的理解力和对手稿的贡献。没有她和我妻子的帮助,本书也许永远也写不成。我还要感谢 M. D. 威尔卡茨海军准将,威尔逊·加迪斯陆军中校,雷蒙德·S. 科尔先生,梅景周总领事,H. B. 埃利森先生,N 彼得·拉思冯先生和夫人,阿利克西·昂格恩小姐,亨利·B 康登先生和夫人,费雷德里克·W. 托马斯夫人。

泽勒(Earl Albert Selle)

罗得岛 普罗维登市

1948 年 1 月 3 日

神秘顾问
端纳在中国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致读者	1
第一章	从澳洲到东方 1
第二章	沙皇的失踪舰队 23
第三章	香港岁月 39
第四章	在清末的动荡岁月里 50
第五章	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和端纳 63
第六章	胡乱革命 77
第七章	紫金山侦察 93
第八章	围攻南京城 108
第九章	初遇孙中山 121
第十章	端纳的警告 132
第十一章	权力斗争 153
第十二章	北京过渡时期 169
第十三章	揭露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 177
第十四章	短命的帝制 198

DONALD OF China

第十五章	石油风波	214
第十六章	历史和戏剧性的行动	230
第十七章	巨人舒展腰身	245
第十八章	军阀时期	260
第十九章	蒋的胜利	277
第二十章	满洲和少帅	295
第二十一章	日本发起进攻	313
第二十二章	端纳和蒋介石夫妇	333
第二十三章	西安事变	368
第二十四章	战争与告别	391
第二十五章	中国——端纳的归宿	406
附录：端纳生平大事记		429

第一章 从澳洲到东方

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

轮船右方是香港耸立在水平线上，高傲冷漠；左方是中国大陆的小臂——英属九龙——匍匐在离香港半英里处，萎靡不振。

在轮船的栏杆边站着一位粗壮褐发的年轻人，一双敏锐的眼睛镶嵌在坚毅红润的脸上，突出的下巴和大大的鼻子给他的脸打上鲜明的标志。他就是威廉·亨利·端纳，从澳大利亚墨尔本来的新闻记者。

端纳凝视着海岸，他想，不管我朝哪儿看，总有英国。

站在他左边的先生说：“现在这是块好地方了。60年前在他们叫做鸦片战争的小争吵后，我们就把国旗插在这儿。十多年后，我们又跟中国人干了一场，他们就把那边那块叫九龙的狭长土地给了我们。当我们在香港开始经商时，那儿是一块不毛之地。”他指着绿树成荫的山坡接着说：“那儿原来只有乱石成堆，野草丛生，曾是海盗窝。在我们到来之前，这个岛屿他妈的历史就这些。”

站在端纳右边的先生清清喉咙吐了一口痰。

从船首他们可以看到蜿蜒盘旋在红土山上的道路，繁忙的码头就像是裙子的褶边从香港和九龙的沿岸伸出。泊在海

面上的船只如林，汽艇、舢舨、驳船就像成群的鸟一样在其间来往穿梭。

站在左边的人说：“香港是英国事业的里程碑。英国殖民政府的理想在这里得到实现。这里是被压迫人们的避难所。这里是英国！”

端纳说：“哦？那么中国在哪儿？”

左边的那个人朝九龙方向指了指。

“那是中国吗？”端纳问道并补充一句。“在那儿他们把你们放进油锅里煮吗？”

“下油锅？在中国他们不是把你下油锅，他们是活剥你的皮。”

“那么，我在哪儿才能看到这种事？”

那人挥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圈说：“喔，在中国，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

右边的那个人用力将烟灰从烟斗里敲出来。

香港的“山顶”耸立在他们面前，海拔 1800 米，直插云霄。从山麓的维多利亚城起，楼房鳞次栉比，美丽地排成圆锥形，非常壮观，令人眼花缭乱。

“在那儿有传统和尊严，”左边的那个人说，“在‘山顶’你越往上爬，看到的房子越好，人也越富，他们的社会地位越高。当然没有中国佬住在那儿了。”

“哦，”端纳说，“那么谁住在顶峰呢？”

站在右边的人第一次开口了。“我想是上帝吧。”他说着就走开了。

轮船进了九龙港。端纳乘渡船去香港，在雪厂街码头上岸，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令人迷惑的世界。一股恶臭迎面向他

扑来。那是紧张劳动着、爱说话的码头苦力身上发出的汗臭。那是浸透了尿的桩材，发酸的食物和舢舨上变质的花生油的臭气，挤在矮矮的、邋遢的住房里的人群以及狭窄的街道阴沟里发出的臭味。

端纳穿暗色衣服，头戴黑色圆顶硬礼帽，这种衣着不相称的样子完全被香港街道的混乱所淹没了。他停了一会儿，一幅幅新的迷人的图画叫他目不暇接。然后他继续往前走，不时避开三三两两轿夫和黄包车夫，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茫然向前移动。

形形色色的面孔交叉相错。有的神气十足，有的目中无人，有的丑陋难看，有的满脸疤痕，有的面皮白净，有的脸蛋椭圆，有的不留胡子，有的则疲惫呆滞。在一座有拱门的花岗石楼房前，端纳又一次停住脚步。灼热的太阳烤着无精打采的人流。朝鲜人和日本人的面孔，葡萄牙人、波斯人、印度人和马来人的面孔，在疲惫的中国人脸庞汇成的海洋里游来游去。到处都可看到身着英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制服的人，到处都可看到印度骑兵或者穿苏格兰式短裙的苏格兰人。其他欧洲人穿白色洁净衣裳，似乎很善于避开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

在街道的交叉路口，端纳问一位穿白色衣服的锡克族警官，“云咸街(Wyndham Street)在哪儿？”这位高高的满脸胡子的人，碰了碰他那色彩鲜明的头巾，向他敬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用手指着说：“先生，花街在那头。”

端纳找到了云咸街的街脚，这条街蜿蜒盘旋而上，通向山顶。沿路都是一簇簇五彩缤纷的花朵。这儿是花市。他开始登山。当他看到一块写着《德臣报》(China Mail)的风雨剥蚀的牌子时就停住脚步。牌子挂在一幢建筑在斜坡上又开始下

陷了的楼房门口。这座楼房有一个阳台俯瞰大街，栏杆上的油漆都已卷起剥落。端纳上楼走进编辑室。

一个矮胖的男子从高椅上跳来说，“要找编辑吗？我就是。大名叫乔治·赫德·里德(George Hurd Reid)。我想你就是端纳先生吧。你的办公桌在那儿。”他指着一张上面堆着发黄的、积满灰尘的旧报纸的办公桌。

端纳走过去，然后转过身来看着这个粗率的、叫人捉摸不透的小个子。

他问：“你是怎么请我来的？”

里德已经爬上高椅坐下。他扭过头，与其说是看着端纳不如说是看着大街说话。“还记得皮特里·沃森(Petrie Watson)吗？”他喊道，“当他在这儿时，我说：在世界的某一地方给我物色一个人。物色一位排版工，一位记者，一位绝对戒酒者——尤其重要的是滴酒不沾。我说我要一个能具备这3个条件的人。4周后他打电报告诉我已经物色到我所需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端纳先生！”

端纳感到惊奇而且觉得非常有趣。皮特里·沃森。他记得很清楚：去年圣诞节，一个怪模怪样、风尘仆仆的英国人走进悉尼《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办公室要借钱。端纳是那儿的助理编辑。这人说他是日本神户《纪事报》(Chronicle)记者，这次取道香港、澳洲和南非回英国。端纳带他出去吃点东西。当皮特里·沃森要茶喝时，端纳很惊奇。但这显然不如沃森听到端纳也要茶喝时那样惊奇——事实上，27岁的端纳一生还未沾过一点酒。恐怕将来也不会喝酒。端纳记得当时皮特里·沃森曾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似乎他生怕忘了此刻的印象，要在脑子里赶紧勾划出一篇备忘录似的。

他们喝茶时，端纳问他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整整一个小时，他谈了日本的政治动乱，谈了他称之为所谓的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单轨思想的无限性。他以一种长期生活在那个国度里的人的权威，令人信服地谈论着。端纳认为他不是心怀不良，而是作为一个耐性已被消磨殆尽的人来发表意见的。他指出在他看来日本人是一个狡诈虚伪的民族。

“千万别信任他们，”他警告说，“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不要信。要永远对他们保持警惕！”

端纳感到心中对日本人产生一种厌恶之情，这种厌恶感后来一直没有消失。

端纳问道：“好吧，那么中国人怎么样？”

“啊，”沃森答道，“他们也有点混乱，这是千真万确的。中国人花很多时间获得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时间去应用的智慧。他们像一碗打翻了的菜汤洒满地，而且自己从不把它收拾起来。沉重的惰性躯体将他们压倒。他们像一个吃自己孩子的母亲。他们有的极富，有的极脏，而且全都非常虚荣。他们陈腐不堪，像一座建在泥塘上疲惫破损的旧房子，要么自己推倒自己，要么别人推倒他们。”

皮特里犹豫一下，最后继续说，“那儿有力量存在。就像是沉睡的火山下蕴藏的力量，叫人捉摸不透，神秘莫测，以其冷漠而令人恼怒。”

他饮尽最后一口凉茶又补充说，“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撒进淀粉。他们需要有人像荷兰大叔那样絮絮不休地教训人的人给他们掌舵，告诉他们哪边是顺风，哪边是逆风。”他们回到《每日电讯报》后，应端纳的请求，皮特里写了一篇文章，

端纳给该文加上的标题是：“太平洋的霸权”^①。这篇文章概述了日本的野心以及他们向军国主义迈进的倾向。当沃森写完时，端纳已经下班了。端纳身上有 17 先令，他就把这点钱给了皮特里·沃森。这个英国人走后，端纳再也没有见到他。

大约两周后，端纳接到一封信，请他当墨尔本《守卫报》(Argus)的政论家，可赚更高的工资。在那时，他已经在《每日电讯报》当了快两年的记者，而且在皮特里·沃森来之前不久就当上了助理编辑。按提拔惯例，他可望在两年后当上编辑。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守卫报》的聘请，但是他到新职位才两周就收到一份香港发来的电报，请他到香港一家很大的午间报纸《德臣报》当助理编辑，并答应最终让他当编辑。电文里还简要附上一句：请到墨尔本中华航运公司接洽船票和旅费。

端纳把电报放在身上快一天才去轮船办事处。在那儿，他对办事员说，“我想我是一出骗局的牺牲品。”

办事员肯定地告诉他并没有受骗，而且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走。端纳回答以后会告诉他的，说完就走了。在办事员看来，他那样子很烦恼。在离开办公室一个街区的地方他停住脚步，犹豫了一阵，然后拐向柯林斯大街进入《守卫报》，走到主编办公桌前。

他说：“我要去中国。”并等着答复。

主编抬起头来，尽管他们共事的时间很短，但他还是有机会评估端纳这个人。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他说话通情达理，

① 有趣的是，在日本开始征服太平洋的流产进军之前 39 年，这篇发表在悉尼《每日电讯报》上的沃森文章，竟能以高度的精确详述了东京的野心。（本书注释除另有署名外，均为原书所注。）